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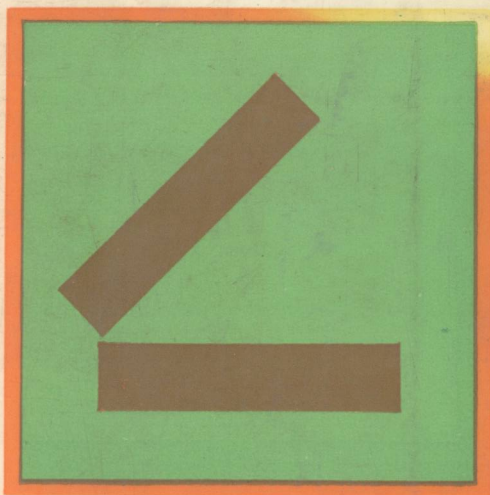
書的世紀

莊子的



S9004488

玄默編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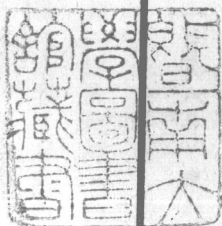
乘天地、御六氣、遊乎四海
旁日月、挾宇宙、參合天人

C53
7
833

S 003368

莊子的智慧

玄默編著



書的世界 7

國家出版社印行



S9004488

書的世界⁷

特價：80元

莊子的智慧

71年4月再版

編著者：思 浩、玄 凱

總策劃：林洋慈

總編輯：王麗芬

發行人：林大坤

發行所：國家出版社

總經理：國家書店有限公司

郵撥帳戶：一〇四八〇一號

公 司：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二六之八號三樓

三九一〇二四二五・三九一〇四二六一

電 話：三九一〇七九一八・三五一一〇九一七

三九二〇六七四八・三九二〇六七四九

印刷者：三源印刷廠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六三二號

有著作權・有製版權・翻印必究

「書的世界」序

詩聖杜甫曾說過：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」這是單就他個人的讀書和創作所提出的經驗之談。然而吾人深思，他的哲言實在四海皆準、歷久彌新，尤其在知識爆炸的今日，層出不窮的新理論，源源不絕的新發明，日新月異的新思想，在顯示讀書不僅和從事創作的人有關，每一個人的生活起居、應對進退無不和書發生密切關連，有鑒於此，本社乃有一系列「書的世界」的編纂。

古人以「學富五車」、「才高八斗」來形容學者的博覽羣籍，然而在當今印刷事業急速起飛，出版書籍汗牛充棟的時刻，要免挂一漏萬之虞，去滄海遺珠之憾，讀書實需有方向有計劃，所謂「偃鼠飲河，滿腹乃止。」吾人以有窮之年壽游無涯之學海，以有限之智慧悟無邊之至理，若乏引渡迷津之指南，茫茫浩瀚，無所駐足，繽紛撩亂，了無歸依。作一個讀書的嚮導，這也即是本社籌編「書的世界」的初衷和用意。

「書的世界」挑選各類經典，內容包羅萬象，舉凡文藝小品、生活拾趣、賢哲傳記、科學理論、文學研究，小如養生靜心之理，大至經世治國之道，皆鉅細靡遺、星棋羅列，概以啓迪心智、發人深省為原則，以增廣見聞、厚積學力為目的。前人曾云：「一日不讀書，則覺言語乏味、面目可憎。」希望「書的世界」能為各位讀者帶來更充實的人生。持著這樣的理想，本社雖力求臻善，然自不免有缺漏不足之處，尚祈讀者各界，不吝針砭，以匡不逮。

序 言

莊子姓莊名周，字子休，梁國蒙縣人。生於戰國百家爭鳴之時，亦即中國哲學思想史大放異彩的時代。

戰國時代以儒家思想為主流，莊子非儒，故極力詆毀堯舜。他的思想體系淵源於老子，但並非因循相襲，而是獨創新意，另成一格。例如莊子所主張的「無用之用」，即由老子思想根柢——無，脫胎換骨而來。

莊子一書共分三十三篇，內篇七、外篇十五、雜篇十一，以寓言、重言、卮言的方式闡明莊子的立論。本書擷取其中精華，以小說的形式深入淺出地介紹莊學，同時並以戰國形勢消長為背景，分析莊學之由來。文中旁徵博引，與戰國策、史記、資治通鑑……等記載相印證，以廣思益。

本書之編纂係拋磚引玉，盼能引發讀者諸君研習莊子原著的興趣，若能得償夙願，是為至禱！

這是周顯王四十年，也就是西元前三百二十九年左右，所發生的事情。

「有一天，在魏國國都大梁，宰相惠施的官邸，來了一名男子。

魏君即後日的惠成王（惠王）魏罍，即位後第六年（西元前三百六十五年），他把國都從山西安邑遷到河南開封。當時開封叫做大梁。遷到大梁以後，「魏」乃有「梁」之稱。

宰相惠施是「名家」的代表人物，人們稱他為惠子。這個「子」具有「先生」的含意。來謁訪他的男子，約莫四十歲左右，穿著一襲襁褓的衣服。

「聽說你是從宋國的蒙地那兒來的？」

「是。」

宋國是魏國的東鄰，從年代來看，比魏國還古老得多，是殷的後裔所建的國家。

殷本來稱為商，現在考古學者們已探究出殷是中國最古老的王朝，有信史可徵的，是從西元

前一七〇〇年開始，一直到第三十代紂王被西方陝西侵入的姬氏討滅才終止的，時爲西元前一〇〇〇年。

姬氏建立了周王朝後，隨即分封來歸順的殷王族爲諸侯以安撫之。紂王的庶兄微子啓被分封在宋，建都於河南商丘。商丘又寫成「商邱」，後來又被稱爲「睢陽」，這是因爲它位在睢陽之北而得名。

西元前七七〇年以後，周天子的權威漸漸低落。到了西元前七二〇年即進入了所謂的春秋時代。當時諸侯們瘋狂地展開了激烈的權力鬥爭，以是宋襄公、齊桓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楚莊王等被尊爲五霸之強而有力的諸侯應運而起，時在西元前六百四十年前後。

到了西元前四百年的時候，春秋五霸的勢力漸漸衰微，繼之戰國時代興起。此際周圍的新興大國相繼崛起，而且壓迫著宋的社稷，宋不得以才把國都遷到江蘇的彭城。

「蒙」就是宋的舊都「睢陽」東北郊外的蒙澤。

「請教貴姓啊？」

「在下莊周。」

「有什麼貴事呢？」

「啊！沒什麼特別的事，祇是想和惠子談談話罷了。」

看門的人，打量了他一眼，就不耐煩地說：「宰相現在忙得很，既然沒有什麼特別要緊的事，就不能隨便謁見他，你快走吧！」

「愈忙才更需要與我這個清閒的人會一會面，他才會變得像我現在一樣的悠閒呀！」看門的人瞪了他一眼道：「那不行啊！」

「那麼分我一杯水好嗎？我在烈日下走到這兒來，口乾舌燥得很哪！」

看門的人很快地倒了一杯水來，因為他看了一天門，一直都找不到人說話，現在可利用這個機會跟人抬槓，內心正暗自竊喜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出外辦事的執事回來了。看門的人，一看到他們就慌裏慌張地把水瓢弄掉了。「怎麼搞的？」駕車的車伕向他大聲吆喝著。

「我給來拜訪宰相的莊先生汲水來了。」

趕車的車伕看見水瓢被弄落在地上，火冒三丈，瞪了他一眼，想再斥喝他幾聲。正在這個時候執事開口了：「你剛剛說的莊先生在那裏？」

看門的人看見這個男子衣衫襤褸，一時怔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我就是莊周。」那個男子開口道。

執事一看到他的衣著，頓時驚訝不已，但很快地又恢復平靜了，執事說道：「久仰大名，宰

相現在正忙於處理公事，請你務必等一會兒，先請裏面坐。」

這個男子旋即被引入邸內了。這個時候，看門的人才鬆了一口氣，內心疑惑著這個男子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呢？

這一天這個男子始終沒從官邸中出來，看門的人覺得更納悶了。

次日，從裏面走出一名僕役，看門的人忍不住就向他打聽了一下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據說是……關於莊周這個男子要來的事，惠子三、四天前已知道了。」僕役小聲的向他咬耳朵：

「他來是爲了取代惠子做宰相的啊！」

「那怎麼可能呢？」看門的人，疑惑地問道。

「但惠子對這件事情感到很恐慌，他令所有的人都出去，花了三天三夜的時間來搜索這名男子，但是真正的實情並沒有人知道，昨天執事就是爲了這件事東奔西跑，忙得像無頭蒼蠅似的。」

「聽你這麼一說，我才知道執事昨天爲什麼一大早就出去了，這實在是罕有的怪事啊？」

第三天，看門的人再次向僕役打聽消息。

僕役說：「莊先生被搜索的事情，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，所以自動來會見惠子，他一見到惠

子就說：『南方有一種鳥，名叫鵯鵡，你知道嗎？鵯鵡從南海出發，飛往北海。在途中，除非遇上梧桐樹，牠不止息；除非練實，牠不吃別的食物；得不到甘泉，牠也不飲水。但有一隻貓頭鷹得著一隻腐爛的老鼠，當鵯鵡飛過牠身旁時，牠恐怕鵯鵡要搶奪牠的老鼠，所以仰起頭來對著鵯鵡發出忿怒的聲音嚇牠。現在你也要因你的梁國而來嚇我嗎？』（秋水第十七）』

聽完僕役的敘述以後，看門的人笑了。那個衣衫襤褸的男子居然能夠挖苦宰相，這使得看門的人一時感到異常地幸災樂禍。

「我告訴你的，你可不要向別人亂講，否則傳來傳去，傳錯就糟了。惠子正在搜索一個男子是事實，可是我不敢確定是不是莊周？」僕役叮嚀著。

擁有一對清澄深邃眼睛的莊子，他講話的威勢以及優雅的態度，教人深受感動。他並未被逮捕起來，而是像惠子客人般地被禮遇著。

周遊列國的說客，在戰國時代就像夏天的螞蟥一樣多，但是良莠不齊，而這些人一逮到機會就到處謁拜國君，想要做宰相，可說都是一羣野心家。

惠施在魏國前任的宰相死時，就想繼其後而立之，以是來到大梁。

在他要橫渡黃河時，急急忙忙惶惶地上船，沒站穩就掉入水中了，幸而被人救起。於是船夫就問他：「慌慌張張地上船，你究竟要到那裏去啊！」

「梁國現正需要一位輔國的宰相，放眼天下，舍我其誰，我自然非去不可。」

船伕就嘲笑他說：「看你上船那副慌裏慌張的德性，自顧都不暇了，還說什麼梁的宰相位子非你莫屬，我看你別做夢了。」

惠施立即反駁道：「說起撐船渡河我是門外漢，可能比不上你，若談到爲政之道，你我可能是天壤之別，小巫見大巫了，你自然是初生之犢啊！」

姑且不論這事，從惠施任宰相以來，想接替此地位的人已出現一、二個了，以後可能會有更多。這使得惠施的心神日夜不得安寧。

現在莊周來了，逼得惠施寢食不安。因爲打從宋國來的所有說客們都猜測：「恐怕會出現一位具有淵博知識，令人高深莫測的思想家。」

其中有一名說客一本正經的說道：「那必定是莊子，名字叫做周。」

這個說客臉上的表情，好像他什麼都知道似的，但他也只不過是道聽塗說罷了。只要一風聞了點兒大的事情，往往就會誇大其辭，大肆渲染，像這樣的人，他壓根兒瞧不起鑽研古籍的老學究。這類的人，簡直是不值得我們一提啊！

在衆多的野心家中，能值得惠施憂心忡忡的人可說是沒有，但能使他引起注目的人唯有莊周。究竟這個男子腦子裏在思索些什麼，使他顯得如此莫測高深？像這樣的高人，在宋這個地方

已經好久不會出現過了。

傳說惠施是宋人，但因惠施自己沒提起過，所以我們也無法斷定。如果說惠施果真是宋人的話，那麼他應該想到「後生可畏」的道理，究竟宋這個地方會不會出現一名稱呼自己為先輩的後起之秀呢？

惠施對於莊周的感想，曾經向他的執事透露過一些，但並沒有認真的去尋找莊子。

當他聽說莊周來訪時，頓時心中感覺不痛快，只說了一句：「好吧！我看一看他。」

但關於魏國宰相位置的聽聞，早已經是天下談論的焦點了。所以惠施本人也頗關心這位隱藏在背後的智者，對於沒有見過面的莊周，自然就產生了一股興趣。

二

「像你這樣響叮噠的人物為什麼會來見我呢？」惠施看到了莊周向自己作揖行禮，就提出了這個問題。

莊周笑了一笑，然後不疾不徐開口說道：「北海有條魚名叫鯤。鯤的身體極大，不知有幾千里長，忽然變成一隻鳥，名叫鵬。鵬的身體更大，牠的背不知有幾千方里濶。奮力高飛。牠的翅膀像天邊的一片雲。鵬鳥每當大風興動海浪的時候，就乘勢飛到南海去了。南海空濶無邊，不是人工雕鑿的，故有「天池」之稱。」（逍遙遊第一）

他的這番言語，莊嚴肅穆，含蘊著像古代音樂那樣深邃弦音，令人覺得像蒼穹一般的深遠澄明。

「他是否引用了什麼典故啊？」惠施心中這麼想著。

莊周好像看透了他的心事似的，立刻接著說道：「齊諧是一本志怪的書，齊諧中有這麼一段：『大鵬鳥移居到南海時，因為翅膀太大，不能立刻飛起，須貼著海面，先平飛一段距離，所以海水和翅膀相擊，水花飛濺到三千里遠的地方。然後牠鼓動翅膀，順著大風，直上雲霄，離地九萬里，而後駐留在南海一帶約半年左右。』」（逍遙遊第二）

「原來他也不過是引用典故啊！」惠施心中這麼一想，才把剛剛驚訝的心情擺平。說道：「我常自認為是飽學經綸之士，但對於齊諧這本書卻是第一次聽到。這段記載聽起來著實器宇雄偉非凡。可是，大鵬鳥如此得意的翱翔，當心墜下來就糟了。」

莊周一直都微笑不語，可是惠施並不理會這光景，自顧自的又說道：「算了！不要扯那麼遙

遠的事。就拿墨翟來說吧，你知道墨翟嗎？

墨翟企圖用木料造一隻鳶，花費了三年的工夫才完工，但教它飛了一天就壞了。他的弟子看見了就說：『先生您的技術真高明，木製的鳶竟可以飛上去。』

但墨翟不悅的答道：『我的技術那裏比得上木匠。他能運用八寸一尺的木材，約莫半天的光景就可以製作出橫木，而這橫木可以把三十石的重物搬運到很遠的地方，且可以經年耐久的使用。現在我花了三年心血，造出了一隻鳶，才飛一天竟壞了。』

幸好墨子自己没有坐上飛翔，所以落下來摔死的祇不過是木鳶罷了。假如說墨子和不自量力的驕傲人物毫無分別的話那就太過份了。至少墨子他懂得謙虛又識大體，能自覺反省自己所造出的東西，還需再接再厲。」

惠施一講完這番話，貌甚得意。莊周馬上掉開視線，指著窗外說：「就好像春日田野中的游絲水氣，也像天空中積滿了塵埃，所有一切生物的氣息，都是由風相吹而動的。而蔚藍的天色，就是天的本色嗎？它的高遠，是沒有窮極的嗎？如果從上面往下鳥瞰，不也是這樣嗎？水如果太淺了，就不能夠浮起大的船來。就像倒一杯水在廳堂低窪的地方，祇能浮起幾根小草罷了，假如改放一個杯子在水面上，那就會沉下而不能動了，這就是因為水淺而浮起物太大的關係。同理，風的力量太小，就無法托起大鳥的翅膀來，所以說飛到九萬里，下面有大風，而鵬鳥才可依賴此

風力而翱翔，飛上青天逍遙至南方去了。」

聽完莊周說的這番話，惠施覺得很納悶，不知道他葫蘆裏賣些什麼膏藥；但莊周又繼續說：「蜩是一種小蟲，屬於蟬類；學鳩是一種小鳥。蜩和學鳩看見鵬鳥高飛，就笑牠道：『我們疾飛而起，全不必等待起風。有時棲在高樹上，有時降落在地下，何必要高升至九萬里，而向南遠飛呢？』殊不知！到近郊去的，早上進了食，天晚回來時，尚不覺飢餓；到百里以外去的，就必須準備隔夜的糧食；而到千里以外去的，則要準備三個月的糧食，蜩和學鳩那裏知道呢？而且，才疏學淺的，往往不能了解學識淵博的理論；壽命短促的，不能知道年代久遠以後的事。」

「何以會如此呢？」

惠施問，莊周停了一下，答道：「朝發晚謝的菌子，不會知道一月的終始；朝生暮死的蟪蛄（一種蟲，屬於蟬類），不會知道四季的轉變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小年」。楚國南部有一種樹，名叫冥靈，壽命極長，五百年對於它，祇似一季。上古時代也有一種椿樹，八千年對於它亦祇似一年。而彭祖活到八百歲，反以高壽著名，世上的人一提到長壽，就說非彭祖莫屬，豈不可歎嗎！」

「你所說的這番話，我好像在那兒讀過？」惠施問。

莊周說：「就是列子黃帝篇內湯和他的賢臣棘的談話啊！」